

拉薩見聞記

——西藏第十四輩達賴喇嘛坐床典禮紀實

小引

民國二十八年三月，國府派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禮卿先生入藏，主持第十四輩達賴喇嘛坐床及坐床事宜；吳氏行前，派該會藏事處處長孔慶宗，取道西康，先期出發，時余亦在該會服務，因得與孔氏相偕西上，一履三寶聖地，固多年之宿願也。余於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一日，自重慶啓程，十一月二十五日，抵前藏拉薩，在拉薩留約五月，於二十九年四月八日，隨奚東曙先生赴後藏札什倫布寺佈施，四月二十三日，回抵江孜，與吳委員長一行會合，經印度、緬甸，復循滇緬公路東返，六月二十七日到渝。綜計此行，途經二萬餘華里，爲時一年又一月，橫越世人目爲最神秘之區域，飽覽我國工

程最偉大之公路，嘗引爲生平一大快事；往返途中及留居拉薩時，每將當地政教實況，社會風尚，及第十四輩達賴喇嘛掣籤坐床之經過，拉雜寫入日記，爲日既久，居然成帙。長途跋涉，衣物遺棄殆盡，獨此稿尙留身畔，敝帚自珍，未忍捨去。回渝後，友好紛紛以藏地奇聞異事見詢，並促將日記付梓，而檢閱舊稿，輒覺內容凌亂，不能當意，復以冗務勞瑣，無暇整理，原稿藏之箱篋，且已經年矣。茲者關於藏地政教實況，或爲國人所急欲了解，爰出舊稿，於每日公餘之暇，從事爬梳，擬就所知者，盡量介紹；惟文筆拙劣，時間又苦不足，久久無所成就，終乃避重就輕，將較有頭緒之一段，卽留居拉薩時所記者，略加編排，題名曰「拉薩見聞記」，送請曹纓蘅、浦迪生兩先生校閱一過，先行付印，藉副友好屬望之殷，亦聊盡藏情報導之責耳，急就之章，舛謬在所不免，閱者倘不以淺陋見笑，多賜指教，實深感幸。

第一章 初到拉薩

一 自德慶至拉薩

余等一行十二人，於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午四時抵德慶，該處位拉薩東六十里，爲自康定至拉薩之最後一站；西藏政府派一少年僧官吞巴資仲遠來歡迎，「吞巴」其姓，「資仲」乃西藏貴族子弟爲僧者之通稱也。西藏階級森嚴，政權操之貴族；全藏有貴族二百餘家，其子弟僧稱「資仲」，俗稱「仲科」，政府官吏必於「資仲」或「仲科」中選擇任用，形成西藏政治上特殊之一環。吞巴家綿延尤久，其祖吞巴桑布札，於藏王松贊幹布時，因赴印度習佛經，創造藏文字母，有功西藏文化，獲得「世家」之地位，一系相傳，已三十餘代矣。吞巴資仲年二十許，着黃緞袍褂，戴紅頂亮帽，據云爲西藏僧官之禮服，亦有品級之分，蓋猶沿用清代服制。余等抵村口時，彼已鵲候路旁，因下馬招呼，交換哈達，（哈達爲一長布條，有藍白二色，藍者用以敬神，白者則爲相互會面

時必需之物，復併轡入村，休息於一寬敞潔淨之行館中；吞巴資仲略致寒暄後，即辭去，地方頭人，照例紛進牛羊肉及雞蛋等禮品。

自拉薩東行百六十里，至墨竹貢卡，西南行百三十里，至曲水，爲一長谷地，南北兩大山脈，平行夾峙，其間距離，二三十里不等。谷林平坦，適於耕種，平均海拔三千六百公尺，氣候溫暖，農產甚豐，藏河盤曲西流，亦饒灌溉之利，與西康沿途之荒涼貧瘠，迥不相同。余等行經西康山地時，嘗數日不見炊煙，幾每日須越一大山，而氣候寒沍，十月中已非重裘不暖，此時將近十二月，居民尚未着皮衣，室內溫度，在華氏五十度左右，日中外出，則烈陽之下，尙感燥熱，其氣候相差，有如此者。土人稱拉薩爲「日光之城」，據云除雨季外，拉薩常年爲日光所照射。

晚飯後，有藏人名×××者，請謁孔處長，其人着灰色花緞長袍，帶呢帽，作漢人裝束，自稱誠心向漢，改漢名×××，茲以中央大員蒞藏，特來歡迎，與孔談甚久，而語多怪誕，及去，詢諸熟於藏事者，始知乃癲癡者流，幼爲某寺轉世喇嘛，以姘婦被逐，遂還俗，赴印度習警察，回藏，任拉薩警察局長，復因細故與市民衝突，飭警開槍傷數人，爲藏政府所囚，嗣經關說，得出獄，惟不能去刑具，日戴枷鎖，倘

祥市上，乞錢路人，出語無倫，有瘋子之稱。民二十二年，黃專使入藏，抵拉薩近郊，瘋子乃自毀其枷鎖，憤然曰：「我漢人也，現我漢官來此，豈可復受藏人束縛！」距躍而前，加入羣衆，持旗出郊歡迎，自是復得爲一自由人，藏政府亦不再加過問，蓋亦憫其瘋癲也。後瘋子卽改漢裝，易漢姓，取婦生子，令習漢語漢文，平日尤喜與漢人接近，其子年近弱冠，說漢語尙流利云，今晚余等於十時入寢。

翌晨六時起床，室內溫度爲華氏表四十二度，更換衣履，進早餐後，於七時出發，由吞巴資仲前導，沿谷地西行，路極平坦，五十里抵藏河，亦稱拉薩河，乃雅魯藏布江之支流也，時有蒙藏委員會駐藏祕書華寄天及交通部拉薩無線電台主任譚興沛等五人，隨帶衛兵數名，大旗二面，在河干歡迎，余等下騎與之一握，手寒暄，於邊塞萬里之外，得見口音相同服裝相同之內地人士，其親切之感，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嗣共乘皮船渡河，馬匹則另以木箱式之巨舟載過，翹首西望，拉薩之布達拉宮已隱約可見，因稍整行列，由衛兵持旗前導，孔處長乘轎居中，余等則騎馬隨轎後，以藏民最重體面，故不能不注重儀式耳。十二時二十分抵拉薩近郊，拉薩漢民數百，麇集拉薩東里許之空場上，持紅綠紙旗，高呼歡迎，並設帳棚，備茶點，懇懃招待，誠意可感，余等與之週旋甚久，再進，復有拉薩小學

學生約百人，着黑色制服，列隊歡迎，頗爲整齊，邊地觀此，精神爲之一振。及入市衢，則道旁藏民，圍觀如堵，余等於觀衆擁擠之下，被導入一寬敞高大懸有國旗之樓房，時已下午一鐘矣。樓名吉堆巴，爲西藏前任馬基（總司令）龍廈之故居，民二十二年，黃專使入藏前，龍廈因政治嫌疑，殛被抉目，家產籍沒，西藏政府卽指定吉堆巴爲黃專使行署地址，其後中央留藏人員，均以充辦公處所，樓凡三層，最下層爲馬厩，中層設拉薩小學，上層乃辦公室，室內佈置簡潔，窗皆玻璃隔扇，光線亦頗充足，且有電燈之設備，余等經過數月之荒寒旅行，驟臨此境，精神頓感愉快。

此時復有兩西藏少年出任招待，一爲前詹東噶倫之公子，年十七歲，一爲前霞札噶倫之公子，年十六歲，二人裝束相同，均着紫花緞長袍，袍之形式，與內地略同，惟極寬大，兩袖窄狹，腰間束一絲帶，帶上繫有繡花荷包及刀箸之屬，普通藏人，均着圓領大袖之長袍，拉薩貴族便裝，則領袖俱小，亦風氣使然耳。髮上挽於頭頂作結，結前置一寸見方鑲滿玉石之小佛龕，中貯佛像或護身符，佛龕藏語稱「噶鳴」，藏俗非四品以上官吏，不得戴「噶鳴」。按西藏貴族中，復分大世家及小世家，大世家爲數凡十七，其祖上，或有功助於西藏，或曾任噶倫以上官職，地位尤較一般貴族爲高，承家子弟，

概稱「賽郎巴」，意即「大少爺」。「賽郎巴」卒業於政府所辦之會計學校後，即挽髮戴「噶鳴」，列四品銜；詹東及霞札兩公子，均西藏之「賽郎巴」也，與在德慶歡迎余等之吞巴資仲同被派爲乃興巴（即招待員），西藏政府派三公子任乃興巴，實煞費匠心，蓋招待至難，大之如政教事務，小之如柴米油鹽，一惟乃興巴是問，三公子地位既相當，年復幼稚，即有不逮，可邀諒解，說者謂藏人善於交際，余有同感。

二時許，「噶廈」派人賁酒席一桌，爲余等洗塵，噶廈爲西藏政府之中心組織，事無巨細，均歸掌理，類一具體而微之行政院，其洗塵一節，係代表西藏政府，非有相當地位者，無此招待也。菜凡十六道，類內地之魚翅席，當時余頗訝其收藏之富，後始悉拉薩市上，於各項奢侈品，無不應有盡有，東公子操國語頗流利，席間相談甚歡；飯後，兩公子又周旋約半小時始辭去，余等乃得從容分配住房，安頓行裝，準備作較長期之休息。

二 大招寺禮佛

藏人重佛，故外來人士，勿論負何任務，必先至大招寺禮佛，然後再作正常之交際，否則藏人必

以爲有失禮貌。每年青康蒙古各地人民，間關萬里，來此朝佛者，不可以數計。寺前所鋪石板，因禮拜者多，成光滑起伏之狀，佛家威力，於斯可見。清末駐藏大臣，初抵拉薩，例赴大招寺上香後，始到署辦公，亦尊重佛教之意也。大招寺建於藏王松贊幹布時，位拉薩中心，坐東向西，樓高四層，上有金頂佛殿五座，頂俱銅底溜金，遠望輝煌耀目，美麗無比，內供釋迦牟尼像，傳係唐文成公主自內地帶來，衛藏通誌載：「松贊幹布迎唐公主，又娶巴勒布王（即尼波爾王）之女拜木薩爲妾，唐公主帶來釋迦牟尼佛，拜木薩帶來墨珠多爾濟佛，拜木薩欲修廟宇，藏王擇地興修，唐公主卜算藏地形勢，乃妖女仰面之像，拉薩海子，乃妖女心血，是爲海眼，須將海眼填塞，上修廟宇，如蓮花形，將四圍風脈更正，如八寶聯絡，乃得吉祥；藏王遂興工將海子四面，用石堆砌，海眼中忽起五色霞光，現出石塔三層，用石拋擊，然後用木接蓋，空隙處鎔銅淋滿，海眼始平。藏王又虔祝神佛，欲將邪氣鎮壓，在昌諸、銷羅、倫塔、堆陽四地方，接連地脈之處，建寺一百八座，時有龍王現洋般式樣，用石堆砌，大招始成。」是大招寺之建築，起意於尼波爾公主拜木薩，爲唐文成公主所設計；至小招寺，據衛藏通誌載，亦爲文成公主所建，惟藏人傳說，頗有出入，謂大招寺爲尼泊爾后所建，其門西向，小招寺爲唐公主所建，其門東

向，均示追懷故土之意，大招寺香火特盛，某駐藏大臣，乃將小招寺內之釋迦佛像與大招寺之墨珠多爾濟佛像互調，以示大招亦唐公主創建云云，此說徵諸史實，殊無可考，而藏民傳說特盛，亦可怪矣。

大招寺在吉堆巴之北，相距僅數十武，余等於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至該寺禮佛，佛殿內部極湫隘，尤昏暗不能見物，惟每一佛像前，均點酥油燈數盞，微光閃爍，略識路徑，殆亦舉世黑暗，獨佛光明之意歟。余等由僧徒燃火把前導，依次參觀各殿，先至正殿謁釋迦牟尼佛，佛高丈許，塑工頗精，到望之意態安閒，於莊嚴之中，寓慈悲之相，即唐文成公主攜自內地者，余等從藏俗，以哈達擲佛龕上，表示敬意。嗣至左殿參觀藏王松贊幹布及唐文成公主之塑像，藏王武裝佩劍，英爽不羣，公主則方面細眉，幽閒貞靜，英雄美人，猶可想見當年景況；公主右臂抱一小兒，吞巴資仲乃特別指稱為唐公主親生，然則西藏貴族中，自始即有漢人之血統，當非虛妄矣。繼續行各殿，所供佛像甚多，不暇一一審視；出寺，有大石碑，與寺門相對，稍偏北，高丈許，寬約四尺，週圍砌以磚牆，乃著名之唐番和盟碑也；碑面滿佈大小圓洞，字跡已模糊不可辨，藏人謂碑上石粉，可以醫病，爭相磨取，致碑面受損，使此具

有歷史價值之千年古物，僅存軀壳，爲之惋惜不置。碑文中記述唐番邊界，據史籍所載，有「洮岷之東，屬大唐國界，其塞之西方，是大蕃境土」等語，洮當指甘肅臨洮縣境之洮河，岷卽川邊岷山也。藏人嘗執此爲要求重定康藏邊界之根據，民二十年，且與西康以兵戎相見，進據甘孜，揚言恢復舊界；當時蒙藏委員會曾派唐柯三至西康，與西藏代表瓊讓，交涉數月，毫無結果；後卒由二十四軍以兵力驅藏人至金沙江西岸，雙方卽約定暫以金沙江爲康藏臨時之邊界，迄今尙無變動。實則我中華民國，乃五族一體，數千年前往事，今日何能再說，卽就事實而言，康藏不惟不能以洮岷爲界，且不應以金沙江爲界；余行經西康時，於工布江達地方，越工布巴拉山（在丹達山西九百里），山之東，居民自稱「康巴娃」，山之西，居民自稱「卜巴娃」（卜巴乃康藏人民之通稱），該山更有鄂博（以石壘成，用充山神或地界），三座，相距各約四五里，據土人言，東者爲西康界神，西者爲西藏界神，中間者則爲該山山神；又自江達而東，居民均短小精悍，平均高度爲五呎二三吋，婦女頭髮喜結成細綆，多至數十百條不等；自江達而西，則居民高度，平均在六呎左右，婦女喜將頭髮結成兩長綆，凡此均足說明康藏民族，在生理上，風俗習慣上，均有差異，而江達一帶，乃其分歧點也。清代劃定江達爲

康藏邊界，實有充分之根據；猶憶民二十年，康藏劃界問題相持時，前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石青陽氏曾爲警關之語曰：「西藏而爲中國之領土也，則康藏以丹達爲界也，可以金沙江爲界也，亦無不可；西藏果欲自絕於國人者，則中央且必大張撻伐，以懲叛亂，更何交涉之可言。」語雖祖率，卻含至理。民二十二年，第十三輩達賴圓寂，劃界之議漸寢；近年來西藏當局，深明大義，與中央之關係，日臻密切，所謂康藏劃界問題，已成明日黃花矣。因參觀唐番和盟碑，偶有所感，特錄之以供研究邊事者之參考。

小招寺在大招寺之北，相距約半里，坐西向東，樓高三層，上有金頂佛殿一座，內供墨珠多爾濟佛，藏人傳說，佛座下藏唐公主肉身，不知確否，余等出大招後，復至該寺禮佛，回寓已下午二時矣。

三 謁見熱振

十一月二十七日，適值星期一，余等晨起早餐畢，於七時三十分，參加拉薩小學紀念週。該校成立於民國二十六年，爲蔣致余參議所手創，初僅就拉薩漢商募集基金藏銀五千兩，（當時國幣二千五百元）以回教小學名義，勉強開辦，嗣由蔣氏接收，改名拉薩小學，並呈准行政院在邊疆教育

補助費項下，按年撥助國幣五千元，以爲經費，惟此外另無收入，慘淡經營，得未中綴，乃全藏唯一之現代化小學也。原由蔣氏自任校長，蔣辭職後，由交通部拉薩無線電台台長張威白兼任，此時已有學生八十三人，多屬旅藏漢人子弟，藏童入學者，三五人而已。課程悉仿內地，增藏文藏語等科，余等每日晨起，卽聞誦讀之聲不絕，頗足以稍破寂寞。本日紀念週，臨時改由孔處長主席，行禮如儀，在邊地舉行紀念週，其情況似特別嚴肅，令人奮發。

九時許，乃興巴來署通知，謂熱振呼圖克圖定於本日下午三時接見，余等在內地，耳熱振之名已久，此時竟有機會一覩法相，殆亦佛家所謂因緣者歟。

熱振呼圖克圖，名圖丹絳巴，意西丹班建，現年二十七歲，原籍工布江達附近之打鍋村，家貧，六歲時，爲熱振寺堪布訪得，認係前輩熱振佛之呼畢勒罕（化身），迎歸供養，嗣入色拉寺學經，以資地聰穎，佛學精進，得僧衆信仰。民二十二年，第十三輩達賴圓寂，依例須於四大林呼圖克圖及熱振寺、木隆寺、活佛、甘丹赤巴等七人中，擇一攝政，其時，功德林、策墨林、兩呼圖克圖，年尙幼稚，丁吉林、呼圖克圖，以有誹謗達賴之嫌，早被貶謫，策墨林呼圖克圖正與本寺涉訟，頗招物議，均失當選資格，

經西藏民衆大會決議，就熱振、甘丹赤巴及木隆寺降巴活佛三人中，抽籤決定一人爲代理藏王，結果熱振被選。民二十二年黃慕松專使入藏，致祭十三輩達賴時，熱振初親政務，實權操之澤墨噶倫，所有黃專使對藏一切交涉，莫不以澤墨噶倫及堯奇冷青司倫爲對象，熱振備位而已。後年漸長，經驗亦漸豐，民二十四年，澤墨噶倫因病辭職，以噶廈祕書彭休升任首席噶倫；民二十七年，司倫亦以尋覓靈兒事，與熱振意見相左，經民衆大會決議停職，民二十八年，復以親近丹巴絳央任拉嘛噶倫，人事澄清，權勢遂重，坐鎮西陲，儼然封疆大吏矣。

熱振所居處，名錫德寺，爲三層樓房，坐北向南，分前後兩院，據云藏中官吏，四品以下者，至前門卽須下馬，四品以上者，始得乘騎逕抵後院門前。後院門東向，左右有土堆二，上置木柱，各繫巨獒一頭，見人輒起立怒吼，作欲嗜狀；進門爲石砌踊道，直達臥室，院內甚寬敞，植有冬青及各種花木；北面背牆處，並排設大木籠四，分盛點豹、猿猴、雉雞、梅鹿各一隻；據云熱振喜畜野物，寺內奇禽異獸，爲數甚夥。

余等由乃興巴引導，逕至後院門前下馬，有該寺大喇嘛及馬祕書，奉熱振命出迎；馬祕書名寶

軒，四川籍，奉回教，年四十許，貌黑瘦，父爲清末駐藏大臣衙門筆帖式，壬子拉薩兵變，被戕，時馬年僅十餘歲，流落藏地，初爲某商店學徒，旋能積資，自爲經營，漸得小康，後爲熱振召去，辦理漢藏文繙譯事宜，以勤懇任事，頗得熱振青眼，民二十六年由熱振薦請蒙藏委員會委以祕書職，專辦熱振漢藏文書，於政務間亦參加意見，甚被倚重。余等先入樓下客廳小坐，次由大喇嘛及馬祕書相陪登二樓，樓卽熱振起居處，向南一面，係半截板牆，上鑲玻璃隔扇，內襯以淡黃綢，西南隅設一矮床，床有坐墊，墊上虛置黃緞繡花披風一襲，據云爲熱振靜坐處，披風乃法衣也。西壁懸湘繡無量壽佛及第十三輩達賴遺像各一幀，北壁設佛龕，並懸有蔣委員長、林主席及戴院長等玉照，地面爲三合土作成，光滑潔淨，舖以北平地毯，熱振坐床前太師椅上，面向東，前置紫檀茶几，上陳茶杯及糖果水果盤各一，器皿均極精緻，對面設一小方桌，上亦陳列糖果之屬，桌旁有四木椅，乃臨時爲余等而設者，全室佈置，概仿內地形式，東方文化之氣味極濃。余等自東面側門入室，首由孔處長至熱振前獻哈達，熱振起立接受，另以哈達授孔；藏俗官階平等，始得交換哈達，熱振爲此，蓋亦尊重中央官員之意也。嗣余及華、李兩祕書，吳、劉、蘇三服務員，依次進獻哈達，熱振均以哈達掛余等頸上，獻畢，孔處長、華、李

兩祕書及余四人就坐，吳、劉、蘇三服務員，以未設坐位，鞠躬退出。最後乃與巴詹東公子入內，甫進門，卽脫帽投地下，匍伏叩首者再，起身猶不敢直立，躬腰趨至熱振前，熱振以手摩頂，始退坐。余等下首，西藏階級制度之森嚴，於此可見。

熱振着橘黃色彰絨長袍，深藍色彰絨坎肩，貌清癯，時日光正射室內，熱振面部爲黃綢縵所映，幾若臘人，而兩目炯炯有光，態度肅穆莊嚴，亦自有其威儀。孔處長首致候詞，並以熱振尋獲靈兒，功在全藏，特表賀意；熱振則微笑領首，依次動問。蔣委員長、林主席起居及吳委員長行程，兼及內地抗戰情況，言下似頗關心。談約半小時，辭出，談話中最耐人尋味者，卽熱振頻以「南京有無拉薩大」及「內地是否到處皆山」爲問，蓋此西藏一代之權威，於內地情況，尙不能瞭然於懷也。

按歷輩熱振，多精佛法，第一輩名赤金阿旺，傾丹，任第七輩達賴傳經師，建熱振寺，爲熱振一系之始祖，第二輩名洛桑意西敦巴，封諾門罕，第三輩名促臣建，則清道光二十五年，封阿親呼圖克圖，咸豐朝復封阿親胡欽呼圖克圖，前後代理藏王二次，頗得清廷推重，第四輩名阿旺洛桑意西，任第九輩班禪傳經師，第五輩，卽現西藏攝政也。爲人精明穩練，喜運動，暇常與左右蹴球爲戲，對機械器

具，尤喜把玩，與人執疑問難，不憚其煩，似對現代思想，非無接受可能，特苦無人能爲之開導耳。

四 布達拉宮

布達拉宮，藏語稱「布達拉堡莊」，「布達拉」係山名，「堡莊」意卽宮殿或官寨也，以宮建山上，故名；距拉薩市區約四五里，乃達賴喇嘛起居處；清制，除宗教典祀外，達賴非經呈准，不得出宮門一步。宮凡十餘層，層層相接，掩蓋半山，遠望莊嚴雄偉，氣象萬千，雖近代式之科學建築，亦無是過。相傳爲唐時藏王松贊幹布所建，衛藏通誌載：「藏王松贊幹布好善喜佛，頭頂納瓦塔葉佛，在拉薩地方山上，誦旺固爾經，取名布達拉，爲西藏衆僧俗所瞻仰，每日焚香坐禪入定，不思他往，唐公主同巴勒布王之女，因藏王坐禪，恐有外侮，遂修布達拉官寨，城垣上掛刀槍，以嚴防禦，其上藏王寢室與拜木薩寢室隔絕兩處，頂皆平垣，搭銀橋一座，以通往來，後因藏王莽松作亂，官兵毀布達拉，僅存觀音佛堂一所，嗣經五輩達賴掌管佛教，兼管民間事務，修立白寨，又有代辦事務之桑結嘉木磋，修立紅寨，及內外房屋，金殿佛像，」云云。是現存之布達拉宮，實建自第五輩達賴時，而爲歷代所增修也。

布達拉山之對面爲藥王山，與布達拉山南北對峙，上建藥王廟及關帝廟，惟規模不若布達拉